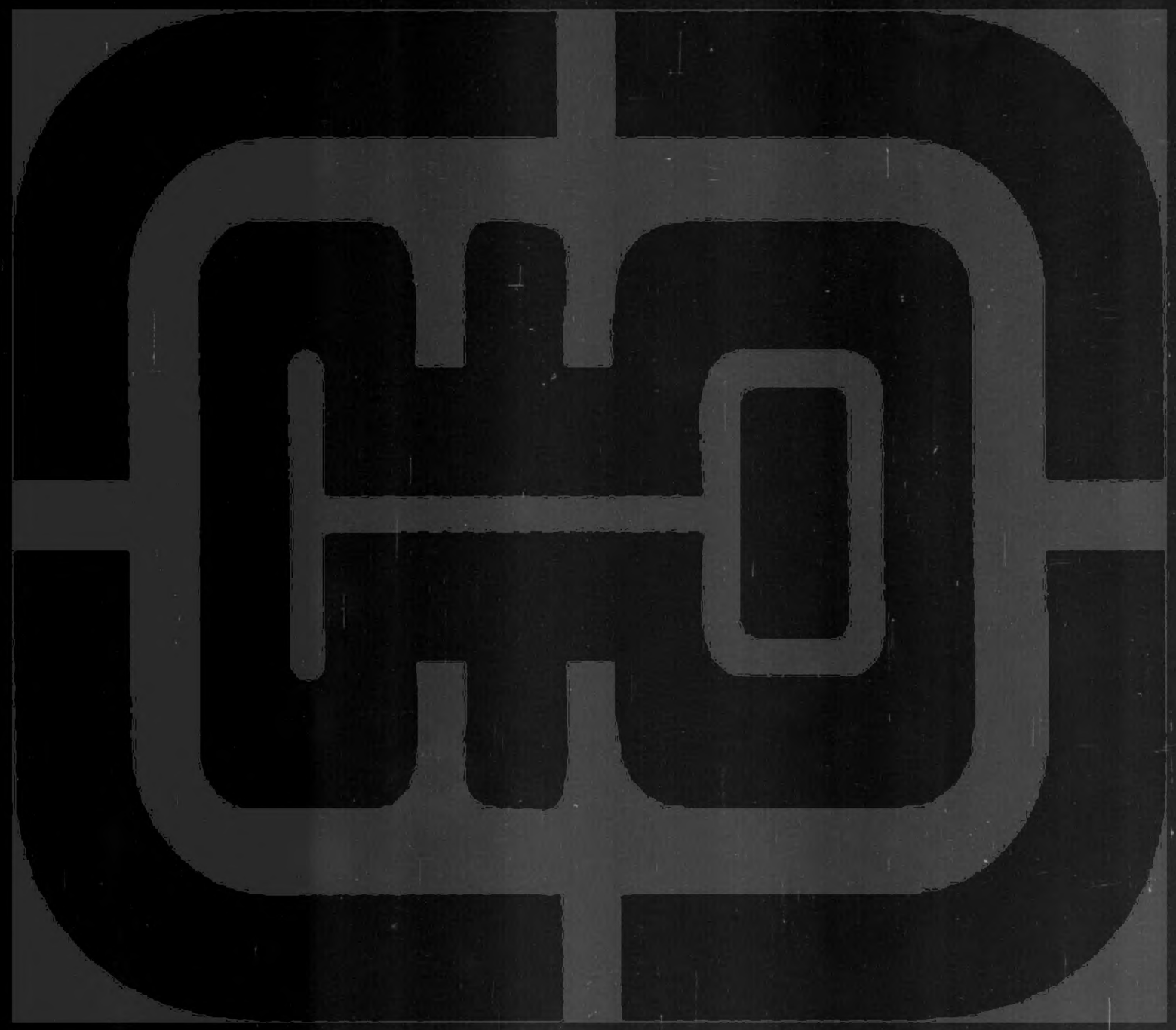


孟子卷第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一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任國之人問孟子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爲重曰禮重答曰色與禮孰重曰禮重如重也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由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往禮乎屋廬子不能

嵗明日之鄰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音烏歎鄙也何有爲不可答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重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山之巓銳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田謂多退同而金之重者於車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鄙也若言何翅其不重也徃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敖屋廬子往應徃人如是紾戾也撽捽也搤則不得妻則將搤之乎踰東家牆而搤其處子則得妻不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搤其處子則得妻不搤則不得妻則將搤之乎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章指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爲先食色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屋廬子未達故譬搤紾也曹交問曰人皆可

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曹交曹君之弟交人皆有仁義之心名也荅曰然者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仁義而已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聖今交亦長食粟而已當如何則可交之而已矣奚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孟子曰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爲之而已矣奚有於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人言我力不能舉百鈞則是誠不能舉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無力之人矣爲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之人能舉其所任是爲烏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能舉豈患不能勝一小雛

行是棄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
之行是堯而已矣孝弟而已矣人所能也堯服
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
之言堯之行孝弟之行堯行仁義之言堯行
堯爲堯之服誦堯之服堯
似堯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
受業於門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
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
有餘師孟子言堯舜之道蔽然若大路豈有
難知人苦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

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留此學也○章
指言天下大道人並由之病於不爲不患不
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蔽也○公孫丑問曰高
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
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
怨詩也怨者悁悁親之過故謂之小人曰固
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
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
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

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父之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之意甚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公孫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曰凱風親之

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曰凱風言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有死人尚或墐之而曾不閔已知親之過大也愈益疏也愈大矣而孝子不已也知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之親不可以已也知親不孝之不可以已舜之不得於親也可謂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高叟曰父母使我富我亦欲富使我貴我亦欲貴父母愛我喜而不忘父母惡我勞而不怨父母使我富我亦欲富使我貴我亦欲貴父母愛我喜而不忘父母惡我勞而不怨高叟之爲詩也固曰高叟曰小弁小人之詩也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其何以哉曰其親之意何爲如是其親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之親不可以已也知親不孝之不可以已舜之不得於親也可謂至孝矣五十而慕思慕其親之章指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来足爲愈也宋拯將之楚孟子過於石

丘曰先生將何之宋牼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
也道遇問之曰何之
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
王我將有所遇焉牼曰我將往說二王必曰
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孟子
牼曰我將言其不利也牼曰然則吾將不遂
問願聞其指說之曰我將言其不利
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
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
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
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
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
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曰先生之志誠
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之士樂而悅之
利則舉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

立矣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以仁義之道又不忍與三軍之士悅罷人之心以仁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爲名也○章指

言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俗化於善父而致平俗化於惡父而致傾是以君子創業慎其所以名也○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吾守其國也致幣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未報也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孟子未答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儲子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

之往見季孫之齋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屋廬子名也見孟子荅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日乃得一見今夫子與之間隙也俱荅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爲相故輕之耶君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爲相故不見尚書洛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不見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屋廬子已曉其意聞之曰何爲若是屋廬子不知境至鄒不入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但遊交禮爲其不尊賢故荅而不見○義而服故悅也人問章指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義亢荅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也○滑釐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滑釐

姓髡名也齊之辯士名實者道德之名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大國有三卿謂孟子

嘗處純三卿之中矣聞名實下濟於民上臣其君而速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耶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汗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伊尹爲湯見責於桀桀不用而歸湯復責之如此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一也此三人雖異道所爲一

者一者何也髡問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一也趨於仁而已髡譏其遠去

引三子以喻意也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子思皆爲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者何用賢爲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

豈若不用賢也曰若齊王豹處於淇而河西

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
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鬼未嘗覩之也是故無
賢者也有則鬼必識之 王氏肅衛之善謳者淇
水之名衛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
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淇水在北流河之西
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
綿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縣駒處之故曰
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
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國

其哭貴賤皆同見外爲之而無功者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則
者不見其功故謂之賢者識知之 曰孔子爲魯司寇
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
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
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乎之所爲衆
人固不識也 孟子言孔子爲魯賢臣不用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
廟當賜之大夫以胙燔肉不至膰爨者爲燔肉不及稅解祭之冕而

行止適他國不知者以爲爲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爲誠欲急去也衆人固不能知君子之所爲謂堯不能知賢者之志也○章指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雖行晷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髡雖辯終亦屈服正者勝也○孟子曰五霸者是也三王夏商殷湯周文王是也今之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三王之罪人也五霸者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諸侯朝於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天子適諸侯曰巡狩省斂而助不給入其彊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

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大夫皆以今之諸侯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掊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至三討之以六師移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摟率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罪人也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毋命曰簒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對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今之大夫承順其君之惡而況逢君之惡齊桓公五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束牲載書不歃血言畏桓公之不敢負也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爲嫡也尊賢養有德也小恤孤寡賓客所以敬老慈幼也今之大夫皆以此五者加其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皆罪人也

羈旅勿忘忽也仕爲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無廢也取士必得賢立之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誅戮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曲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干好無攝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

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諛媚逢迎而導君爲非故曰罪大今諸侯之罪人也○章指言王道寬裹轉爲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匡時君也○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

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

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鬬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爲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

也滑釐嗔子名不悅故曰何謂也曰吾明告子天下之地方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

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孟子見梁惠王王悅孟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之制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中耶在所益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爲無傷害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廣土地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也志仁而已欲使君以仁○章指言君子事君之法率引其君以當正道者仁

招攜懷遠貴以德禮賤其用兵廟勝爲上戰勝爲不明賤戰也○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辟土地侵鄰國也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者於古之法爲民賊故謂之賊也君不卿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惡君聚斂以富之爲富桀也

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惡君聚斂以富之爲富桀也

謂若夏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也君不卿

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說與上同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章指言善爲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濟民不知其善也○

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欲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貉北方之

人、在荒服者也、貉之國使一人陶、則可乎、以此、踰由圭所言也、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由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也、無中國之禮、如此之類、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叙、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爲道、今欲輕之、二十稅一者、貉大貉子爲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爲大桀子爲小桀也、○章指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富上盡下、貉狄有君、不足爲貴、圭欲法之、孟子折之、以王制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

禹卅名洼字也當作窪小水由圭爲洫隙之界自謂過禹也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子之言

人也能好善故爲之喜好善豈足以治國乎但好善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内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采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矣舜是也何況於魯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啻善言之貌訑訑之人發聲音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懷善言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得乎○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既訑吐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詩曰雨雪瀌瀌見睍曰消此之謂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仕陳臻問古之君子仕何如則得仕乎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戸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樂賢之容禮

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之禄則當去於其國而周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去就之道窮饑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留爲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章指言士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爲下矣涌此三科亦無疑也○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
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舜耕歷山三十徵庸
傅說築傅出於武丁擧
以爲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爲商
文王於鹽販魚鹽之中得其人擧之以爲臣
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擧
以爲相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擧
之以爲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穆
公擧之於市而以爲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
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膚而膏其膚
使其身乏資絶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
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人恒過
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
於聲而後喻人常以有繆思過行不得福然
後乃更其所爲以不能爲能也
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胷臆之中而
後作爲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
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入則無
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
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
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入謂國內也無
輔拂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
可憂則亡庸之君驕慢荒恣國常以此亡也

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怠惰使人亡其知能也○章指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慮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叙也○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絜也我不絜其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脩學而爲仁義是亦我教誨之一道也○章指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

孟子卷第十二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盡心者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之法天之靳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之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心者人之北辰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題篇首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爲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

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妙生仁人亦好生天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殀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殀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也○章指言盡心竭性足以兼天殀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爲珍順受其正莫無也人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巖牆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爲得正命也桎梏死者非不貳之過也○章指言畏壓溺禮所不吊故曰非正命也○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

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謂賢者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也爵祿須知已知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也○章指言爲仁由已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爲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近焉當自強勉以忠爲近○章指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樂

在其中在之至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人皆有仁義之心日日自行之於道以施於大事仁之於其所愛而不能著明其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爲善也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爲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衆庶之人也○

章指言人有仁端達之爲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爲寶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人不可以無所羞恥是爲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章指言

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爲憂矣○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恥者爲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爲也今造機變窄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爲一切可勝敵也苴無以錯於廉恥之心也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不若之聖人何有

如賢人之名也○章指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是以隱朋愧不及黃帝侔齊桓以有勳顏

淵慕虞舜仲尼數庶幾之云○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樂善而自卑若高宗得傅說而稟命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亟數

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堯舜之道不致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

豈可得而臣之○章指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志勢不以富貴動心之分也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賢矣人不知亦賢矣宋姓

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於其道者賢器賢器自得無欲之貌曰何如斯可以賢賢器矣句踐問孰可守可賢器賢器也曰尊德樂義則可以賢賢器矣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行之則可以賢器賢器無欲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望焉窮不失義不爲不義而苟得故得已之本性也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君國則德澤加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章指言內定常滿賢器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脩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寶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凡民無自知者也故須文王之大化乃能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身正行不墮溺也○章指言小人待化

乃不辟邪君子特立不爲俗移故雖豪傑自興也○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歉然則過人遠矣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歉然不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章指言人情冨盛莫不驕矜若能歉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卓絶乎凡也

勞不怨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時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堯舜其心之量之類也故曰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謂殺大辟之罪者以生道殺民民生也故雖佚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以生民也故雖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讟也○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霸者行善驩樂之貌虞樂也王者德難見也殺之不怨故曰皞皞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化殺人而不怨也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獨是王者之功潤其產序之教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爲之者言化大也夫君子所過

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邇於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小補益也○章指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德不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之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畏之不違急故使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依義心易得也善政得民財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章指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也能也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爲善者無他達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而已○章指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已也○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之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一也

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

聞人一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則識之漸然不疑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章指言聖人潛隱辟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之謂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無使人欲已之所不欲爲者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疢疾疢疾之人所以有德行者恵道術智者在於有疢疾之人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

慮患也深故達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也達
爲仁義故至於達也○章指言孤孽自危故
能顯達膏粱難正多用沈溺是故在上不驕
以戒諸侯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
容悅者也事君求君之意爲容悅君而已有安社稷臣者
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悅也有天民
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天民知道者也可行
而行可止而止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大丈夫不

爲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天不言而萬
物化成也○章指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
民行道大人正身九○此四科優劣之差○孟子曰君子有三樂
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
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
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夫天下之樂不得與
無故無他故不愧天不怍人心正無邪
也言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君
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孟子重言是
美之也○章

指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賢人前之樂過萬乘焉孟子重焉一章再云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樂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云存謂性仁義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大行行政於天下窮居不得志分定故不變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四者根生於心

色見於面睟然潤澤之貌也盎視其背而可知也○章指言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知其善盎盎然盛流於四體四體有臣國之綱雖口不言人以曉脗而知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充身體履方四支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

西伯善養老者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天下有能若文王者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本也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孥使養其

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章指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凍餒二老聞之歸身有託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亦斯類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易治也疇畎也井也教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節

財也故畜積有餘則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
門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
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則民焉
有不仁者乎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
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
於人何有不仁者也○章指言教民之道富
而節用畜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
禮節○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
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
門者難爲言所覽大者意大小者志小也觀水有術必觀
其瀾瀾水中大波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容光小
大明照幽微也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
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君子
學必成章乃仕進也○章指言弘大明者無
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是故賢者志大宜爲
君子○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
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

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蹠盜也蹠
別之○章指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
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趨也○孟
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楊子楊朱也爲我爲己也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爲也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一
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
利天下已樂爲之也子莫魯之賢人也其執
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不

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得時變也所惡執一者
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所以惡執一者
一知而廢百道也○章指言楊墨放蕩子莫
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作術孔子行止唯義所
在○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
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飢渴其本所以知
味之性令人強甘之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爲利
欲所害亦猶飢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

及人不爲憂矣人能守正不爲邪利所害鋒
君子不爲善人所憂惠也○章指言飢不妄
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爲苟求能無心害
夫將何憂○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也柳下惠執弘大之志不取汚君不以三公
榮位易其大量也○章指言柳下惠不恭用
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賤爲貴也○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
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有爲爲仁
義也軔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爲者中道而盡棄
前行也○章指言爲仁由己必在究之九軔

而輟無益成功論語一簣義與此同○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
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性之性好仁自然也
身之體之行仁視之
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五霸方能久假仁義譬若假物久而不歸安
知其不真有一也○章指言仁在性體其次假
借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
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賢又反
之民大悦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

可放與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人臣未志若保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簒心乃生何可放也○章指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生簒心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者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胃俗君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為不可以食祿○章指言君子正已以立於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何素餐之謂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王子齊王子名也墊也問士當何事為事也孟子曰尚志尚上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曰何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

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言志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爲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爲上所由者義爲大人之事備也○章指言人當尚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爲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爲仲子之義小而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人當以禮義爲大○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叙何可以其小信大以犬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也○章指言事有輕重行有小廉信以爲大哉○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桃應孟子弟子問皐陶爲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暴而殺人則皐陶如何

孟子曰皐陶執之耳然則舜不禁與桃應以爲舜爲天子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非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之於堯當爲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者也敝蹝草履可蹝者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忘天下之爲貴也○章指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厲舜之道趨將若此孟子之言揆聖意也

齊王使人瞯孟子於其館人曰夫子將有所之金句而反曰爲長者慮爲不忠乎爲子思曰爲位乎爲崇也爲義也曰爲義子思不悅曰惡有爲義而使人瞯己者乎繆公之與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拜送再拜而受反而入門而立其僕曰君與之鼎肉拜而受敢問何爲也曰子以君爲能庖乎則固有庖人矣以君爲不能庖而自爲庖則是簒也繆公之於子思也可謂數矣欲以貴富我而已矣悅賢不能舉又從而困之於其館門內之治木工以爲己繆公之於子思也可謂善於人之國君乎而已矣○章指言人君不能舉賢而困之於館門內之治木工以爲己繆公之於子思也可謂善於人之國君乎而已矣

齊王欲見孟子王使人瞯孟子將朝王孟子有疾不能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昨日病今日愈如之何其勿弔也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以至否使數人要於路曰必反命於寢門也孟仲子對曰抱衾而與之矣○章指言孟子不欲見王故稱病不朝

室乘服皆人所用之寒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況居廣庶謂行仁義行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垤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在開故君自發聲○章指言興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節是以居仁由義盎然內優曾中正者聖子不瞽也

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孟子曰食而弗愛豕

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章指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敬愛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形謂君子體貌嚴尊也尚書洪範一曰貌二曰言人妖麗之容詩云顒如葉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履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後能以正道履居而言踐尊陽抑陰之義

也○章指言體德正容人所覆有表無裏謂之柚樸是以聖人乃堪踐形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齊宣王以二年之喪爲太長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之喪以朞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乎齊宣王以二年之喪爲太長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之喪以朞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乎

之辟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

紾戾也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爲不順也而子謂之曰姑徐徐云爾是豈以徐徐之辭爲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今欲行其朞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傅爲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譏之也○章指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急厥思減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朞之故譬以紾徐也○孟子曰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之者有教之漸漬而陶冶也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之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章指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人不倦其惟誨人乎○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丑以爲聖人之道太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大匠不爲新學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新學拙射變其彀率之法也彀張弓滿也率謂射法羿古之善射者名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滿而不發躍如者見人意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道則中道德之極也不以學者不能故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中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章指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布優正者不枉執

德者不同故曰人能弘道丑欲下之非也○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

人者也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王道從俗人也○章指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顧守者矣

愼故曰金石猶不殉人也○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荅何也

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言國君之弟而夫子不荅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荅也滕更有二焉

挾接也接已之貴挾賢接已之有賢才挾長接已之長老挾有勳勞之恩接已與師有故舊之好凡此五者而以學問之道來接師之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荅滕更有二焉接貴挾賢故不荅矣○章指言學尚聖已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

戚忸怩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忸怩者亦皆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之越其倫梅而退之必速矣當判而後集憚女之何○章指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子思何後之有○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得與人同若牲不得不殺也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臨民以非己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也○章指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也○孟

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賢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二二自往親加恩惠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後察緦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歠長歠也齒決斷肉蜜其餘也於尊者

前賜一食大一飯長一歠不敬之言八世之先一務一舍一大之譏小有若一此之類也○章指言振衰持領正羅維綱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爲要也

孟子卷第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及其所不愛不愛其所不愛者以其所愛及其所愛之

魏梁惠王政不仁者用其國以行其政也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之臣民也王政不仁者用其恩於所不愛之臣民也不仁之政加於所不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之故孟子曰不仁哉

公孫丑曰何謂也丑問及所愛及之謂何也孟子之

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胥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章指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魏王以戒人君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

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覽有善惡耳孔子舉豪毛之善則纖介之惡故皆録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敵國不得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不得其正者也○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事實違禮以大友正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書尚書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

康誥曰、肩聞于上帝、惟時怙冒、
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帝清問下民、惨
子子孫孫永保民、人
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
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逸書之篇
名、言武王誅紂戰鬬殺人、
成王以至仁伐至不仁、設
其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二
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也○章指
矣是故取於武○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
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

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
我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之也故謂之有罪好
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爲後我已
說於上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
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
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革
兵車也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贊
長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
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百姓歸周若崩厥角
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

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安用善戰陳者○章指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悅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人也

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不以成器也○章指言道公輸守能以規矩與人不志仁雖誦人之章指言規矩之法猶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

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糗飯乾糒也襏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爲天子被畫衣蘭蔽繡也鼓琴以悅二女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爲天子被畫衣蘭蔽繡也鼓琴以悅

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

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

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

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間耳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知其重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與自害其親

何異哉○章指言怨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

也○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古之爲關非常一也今之爲關反以征稅焉

出入之人將以爲暴虐之道也○章指言脩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式程懼將爲暴故載之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況於他人者乎○章指言率人之道躬行爲首故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孟子曰周于

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

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鮮凶年不能殺之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章指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孟子曰好名

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傳是也識非好名者爭簞飲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子公染指羹末類是也○章指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故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

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不親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曰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序（泯亂無善政以教民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不足○章指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爲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爲急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不仁得國者謂若象封有庳舜放殺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商均天子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不能世祀不爲得也○指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禁紂幽厲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民皆樂其政則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天子之心封）得乎諸侯爲大夫（得諸侯之心諸侯能以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爲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犧牲已成肥腯粢稻已絜精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

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也○章指言得民爲君得君爲臣民敬祀毀社稷君爲輕也重民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言之○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節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頑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人若是諭聞尚然況於親見惠炙者也○章指言伯夷柳下惠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能行仁恩者人也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章指言仁恩須人能弘道也○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遲、遲接淅、註義見萬章下首章○章指言孔子周流不遇則之他國遠遊惟魯斯戀篤於父母國之義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爲君子也孔子所以戹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戹也○章指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絡繹曰稽大不理而爲王者益多口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審已之德口無傷也離於凡人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也

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緜之篇曰肆不殄厥慍殄絕慍怒也亦不殄厥問殄失也言文王不殄絕畎夷之慍怒亦不能殄失文王之善聲問也○章指言正已信心不患衆口衆口誼譁大聖所有況於凡品之所能禦故荅絡繹曰無傷也○

肆不殄厥慍亦不殄厥問文王也

詩大雅緜之篇曰

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舜耕歷山發於畎畝之中傅說殷高宗夢得之築傅巖之野舉以爲相版築謂築牆也膠鬲殷紂之賢人遭亂隱遁鹽魚之間文王舉以爲師管夷吾齊桓公之相也桓公獵得之於士孫之野舉以爲仲父士孫叔敖楚之賢人隱於海濱莊王舉以爲令尹百里奚虞之賢人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奚時在虞公臣之中晉滅虢還滅虞以奚爲媵秦穆公以五羊皮贖之舉以爲相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章指言天將降大任於聖賢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章指言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章指言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卷六

身不能治而欲使他人昭昭指言以明昭闇闇者以明昭昭不可得也○章迷賢者可遵議今之非也○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

茅塞子之心矣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卿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之間介然人遂用之而不止則蹊成爲路爲閒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今茅塞子之心也○章指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當常被服舍而不脩猶茅塞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比若山路一用則茅草復爲路以喻高子學

是塞明爲善之不可倦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孟子曰何以言之高子曰以追鑫言

以爲禹之尚貴聲樂文王孟子難之曰何以言

曰以追鑫高子曰禹之時鐘在者追鑫蝨也追鐘鈕也鈕壁鼓處深矣鑫蝨欲絕之貌此文王之鐘不然以禹爲尚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孟子曰是何足以爲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曰久故追欲絕耳豈兩馬之力使之然乎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閑公馬足以馳○章指言

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
欲以趨蠡未達一理膠孟子言之將啓其蒙○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
不可復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
倉以振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
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爲夫子復若發棠時
不可復言之也孟子曰
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
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
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
爲士者笑之馮婦名也姓婦名也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
名也故進以爲士之也虎依阪而怒無
迫也虎依阪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攘臂下車欲復搏之衆
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車欲復搏之衆
人悅其勇益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故孟
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言之於君
是則我爲馮婦也必爲知者所笑也○章指
言可爲則從不可則囚言善見用得其時也
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
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

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往往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脩仁行義脩禮學知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章指言尊德樂道不追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也○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樂正子為人何如曰善人也有信也何謂善何謂

姓不害名齊人也見孟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等人也孟子

信不害問善信何如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
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
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
二之中四之下也已之爲善人已有之於己乃謂人之
人也有之是爲信人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爲美人美德
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宜揚之使有光輝是爲
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爲聖人有聖
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爲神人人有是六
等樂正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

也○章指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
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爲之喜也○孟
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
之而已矣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爲
違禮楊朱之道爲己愛身雖違禮
尚得不救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
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
而招之苙闌也招腎也
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又復從而腎之
闌則可又復從而腎之
儒則可又復從而腎之甚以言去楊墨歸
亦玉太甚○章指言

驅率反正正則可矣若緩
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爲過也○孟子曰有
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征賦也國有
軍旅之事則
横興此二賦也布帛縷麻絲也縷麻絲織之
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斯養之役
也君子用其一緩其二而民有殍用
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
並用三分崩不振父子
不相保君子雖君子爲政雖遭軍旅量其民
力不並此三役更發異時急
其三而父子離力不並
指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
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子道也○孟子曰
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
及身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
土地也使民以時民不雕散寶人民也
脩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
索和氏之璧隨侯之珠與
害殃及身也○章指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
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茹茲永無患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姓括
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
齊孟子聞而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

殺何以知之也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
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孟子卷
門人問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
使治則進亂則退何如曰何以知之也曰其
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
殺其軀而已矣孟子卷
指之爲人小有才惠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
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章指言小知自私
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勞謙終吉君子道也孟子舍
上宮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有業優於牖
上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
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
褻也褻狎褻也業織之次有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窓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有來
與褻同
問孟子者之客從者之褻也館人曰子以
門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慝也
爲欲竊優故來邪曰殆非也館人夫子也自知問之過
夫予之說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
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
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距逆識以是學道之
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
子不保異心也見館人不能保知謙以荅之
言非爲是來亦云章指言教誨之道受

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復有歸雖獨竊覆非已所絶順苔小人自絶於仁也人皆有所愛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也○孟子曰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之於其所止欲使若所不喜為一謂富貴也者義人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皆有不忍之心能充大之以為仁仁人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皆有不忍之心能充大之以為義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

可勝用也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為義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不為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自行所至皆可以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

踰之類也餂取也人之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見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與之言是失人

也是指趨利入邪無所不至故曰窮踰之類也○章指言善惡行義亮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窮踰善亦遠矣○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胷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章指言君子守仁義以治天下平身正物正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求人太重自任太輕○章指言人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尤之況以妄芸言失務也○孟子曰堯舜性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也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人動作容儀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死者有德哭者哀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經行

也體德之大行其節操自不苟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庸行必謹行爲名也性不忍欺人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君子順性而行其法度天壽在天待命而已矣○章指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脩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大人謂當時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此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巍巍富貴若之則心節意屈言語得盡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仞八尺也榱題屋霤也高堂數仞榱屋數尺奢汰之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屋無尺丈之限故言數仞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丈侍妾衆多至數百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般大也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從車千乘般于遊田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在彼者驕佚之事我所恥爲也在我者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何爲當畏彼乎哉○章指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表也以賤說

貴懼有濈心謂彼神故以所不爲爲之竊玩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養治也寡少也欲利也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卧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胃藥麤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聚也○章指言清靜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職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魯嘗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不忍食之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孰與膾炙美也孟子曰膾炙哉言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孟子之言膾炙雖美人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之也○章指言情理相扶以禮

制情人所同然禮則禁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
曾子言之者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
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
在陳何思魯之狂士也孟子
曰孔子亦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
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
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思魯之狂士也孟子
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
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
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中道中正之大道也
不爲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獧次善者故思之也敢問何如斯可謂
狂矣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如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
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躋卑譀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琴張曾皙父也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曰何以謂此人爲狂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嘐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屑潔也不潔汙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取賊汙行不潔者則可與言矣是獧人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憾恨

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賊德故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萬章問鄉原之惡云何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孟子言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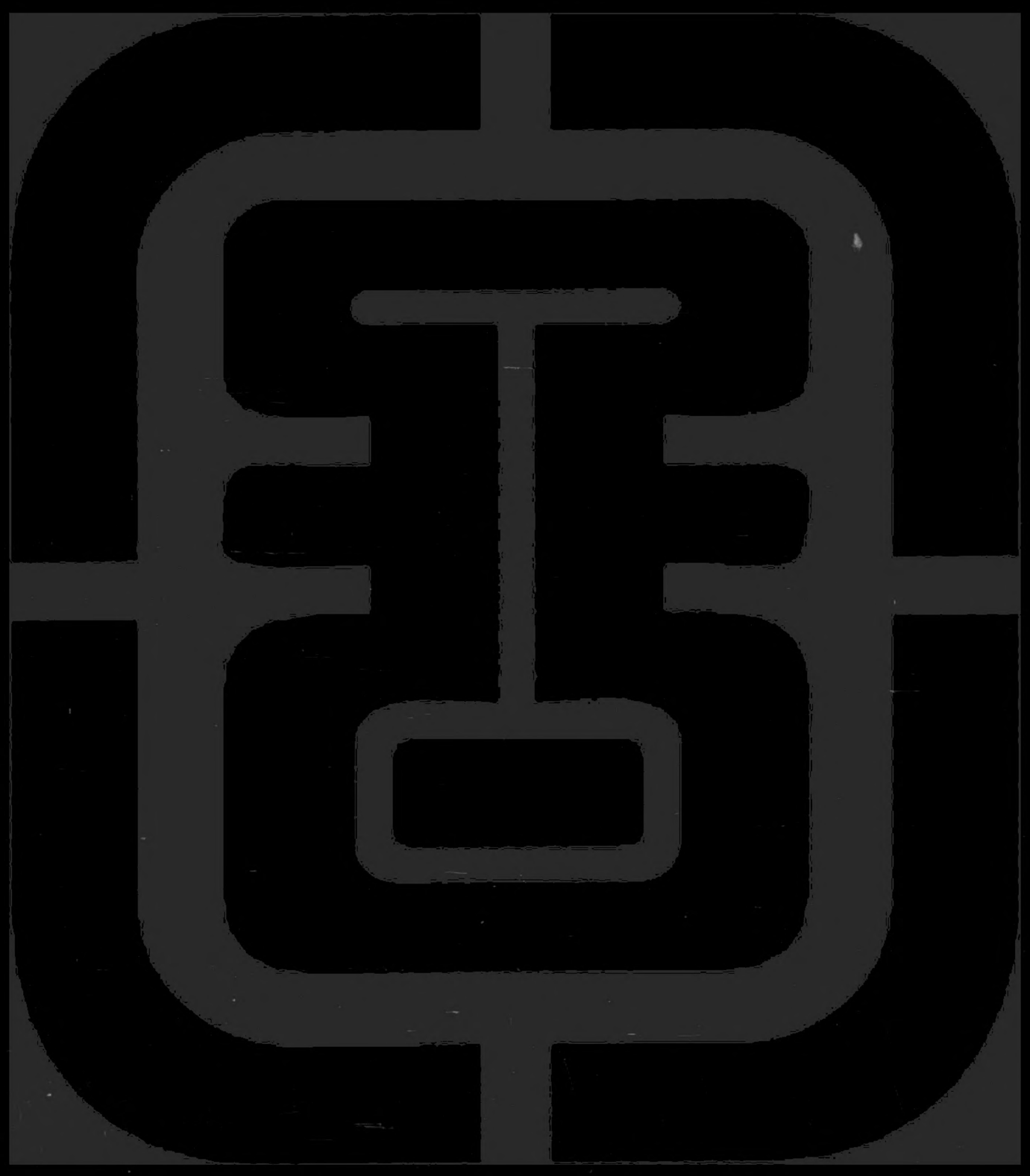
原之人言何以是嘐嘐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有戚戚然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爲空自踽踽

涼涼而生於今之世行乎今之世而爲生斯
世但當取鄉人所善者則可矣其實但爲
合衆之行媚愛也故閹然大見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也萬子曰一鄉
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
德之賊何哉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
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
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
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
子以爲賊子爲賊也何爲也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
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
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
曰德之賊也孟子曰鄉原之人能匿敝其惡
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汙亂之世爲人謀
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潔爲行矣
衆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爲是而無仁義
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
爲有德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
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
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

鄙原恐其亂德也似而非者孔子之所詳餘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亦也鄙原惑衆似有德者此六似者皆孔子之所惡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其常經謂以化之則衆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會稟實而知禮節安有爲邪惡之行也○章指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爲上在鄙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鄙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已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也○孟子曰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与焉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致其道言難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伊尹摯也萊朱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

湯尤相是則伊尹為右相故二人等德也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呂尚也號曰師尚父文王四友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由孔子而來子則聞而知之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呂尚也號曰師尚父文王四友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至今之世當孟子時則亦無有乎爾至今之世當孟子時

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為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鄰近之甚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為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譏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不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章指言天地剖判開元建始三皇以來人倫攸叙弘栿道德班垂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兼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以斯亦一契之趣也

孟子卷第十四